

言情小說

岑凱倫 著

歡樂人生



2247.5

12/126
144916

安南師範大學圖書館

欢乐人生

I247.5

(香港) 岑凯伦 著

154

748810000

12/126

277

主人来欢

著 岑凯伦 (香港)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宁夏人民出版社

27.8, 30.1, 32.1, 34.1, 36.1, 38.1, 40.1, 42.1, 44.1, 46.1, 48.1, 50.1, 52.1, 54.1, 56.1, 58.1, 60.1, 62.1, 64.1, 66.1, 68.1, 70.1, 72.1, 74.1, 76.1, 78.1, 80.1, 82.1, 84.1, 86.1, 88.1, 90.1, 92.1, 94.1, 96.1, 98.1, 100.1

000,01, 000,02, 000,03, 000,04, 000,05, 000,06, 000,07, 000,08, 000,09, 000,10, 000,11, 000,12, 000,13, 000,14, 000,15, 000,16, 000,17, 000,18, 000,19, 000,20, 000,21, 000,22, 000,23, 000,24, 000,25, 000,26, 000,27, 000,28, 000,29, 000,30, 000,31, 000,32, 000,33, 000,34, 000,35, 000,36, 000,37, 000,38, 000,39, 000,40, 000,41, 000,42, 000,43, 000,44, 000,45, 000,46, 000,47, 000,48, 000,49, 000,50, 000,51, 000,52, 000,53, 000,54, 000,55, 000,56, 000,57, 000,58, 000,59, 000,60, 000,61, 000,62, 000,63, 000,64, 000,65, 000,66, 000,67, 000,68, 000,69, 000,70, 000,71, 000,72, 000,73, 000,74, 000,75, 000,76, 000,77, 000,78, 000,79, 000,80, 000,81, 000,82, 000,83, 000,84, 000,85, 000,86, 000,87, 000,88, 000,89, 000,90, 000,91, 000,92, 000,93, 000,94, 000,95, 000,96, 000,97, 000,98, 000,99, 000,100

I247.57

宁夏人民出版社

5.08, 1.10, 1.12, 1.14, 1.16, 1.18, 1.20, 1.22, 1.24, 1.26, 1.28, 1.30, 1.32, 1.34, 1.36, 1.38, 1.40, 1.42, 1.44, 1.46, 1.48, 1.50, 1.52, 1.54, 1.56, 1.58, 1.60, 1.62, 1.64, 1.66, 1.68, 1.70, 1.72, 1.74, 1.76, 1.78, 1.80, 1.82, 1.84, 1.86, 1.88, 1.90, 1.92, 1.94, 1.96, 1.98, 2.00

(宁)新登字 01 号

主 大 示 效

著 余 鹏 岑 (香港)

I247.57. 000018847
556



SZ0025843

欢 乐 人 生

(香港) 岑凯伦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44 千字 印数:10,000 册

1994 年 2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0/I • 329 定价:4.60 元

欢乐人生

—

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响过了，小学生们一一离开了教室，夏浣青收拾好她的东西，立起身来，看见最后一排角落里的陆晓白独自坐在那儿流眼泪。是的，他的名字叫做陆晓白，夏浣青翻开学生名簿看了看，走到孩子身边来。

“你怎么了，陆晓白？”

陆晓白举眼望着夏浣青，这位若干天前来代替那个挺着大肚皮的黄老师的夏老师他不很熟悉，只觉得她的声音很好听，和笑起来的面孔仿佛就是童话里的好心的仙人。现在她站在他的书桌旁，眼睛里的神色充满了怜悯和同情，陆晓白鼻头耸了耸，说道：

“我不敢回家去，我怕哥哥，他会把我打死。”

“哦，你的哥哥这么凶？为什么？”

陆晓白不答话，视线移向桌上他的那一份成绩单，夏浣青拿起他的成绩单看一眼，唔，三科不及格。

“你没有好好儿的用功读书，是吗，陆晓白？”

“我很用功，是老师不好，我知道的题目他们不考，考的统统是我不知道的。”

“老师教过的功课你应该仔细的全部读过，就不会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现在我要读书也已经来不及了，回家去哥哥把我打死，我就变做一个鬼了。”说过鬼字他的眼泪又成串的滚了下来。

“回去吧，记住从今以后好好儿的用功读书，你哥哥不会真的把你打死的。”

“哥哥对我说坏话的时候一定是真的，如果他说要带我去看电影，时候到了他就说：‘我太累了，今晚看电影我不去了。’如果他说要打我，是一定要打我的。”

——夏浣青忍不住笑了，说：

“我送你回家去好不好？我替你向你哥哥说情，请他不要打你。”

“你送我也没有用，哥哥也会打你。哥哥常常说，惹他发脾气，鬼和神仙他都不卖账的。”

“那么你怎么办呢？大家都回去了，我也要回去了，你想一个人留在这儿吗？”

“我……我要到旅馆开房间去，但是我得把我的乌龟带出来，哥哥生气的时候说不定会把它宰了烧汤吃。”

“我和你一道回去，然后我们把乌龟带出来，这样不是很好吗？”

陆晓白歪着头颅，带泪的睫毛一眨一眨的：

“我坐在这儿等您，您到我家里去把我的乌龟带出来给我，我一定不能回去，哥哥看见我会把我抓住，先……先狠狠的打断我的狗腿。”

“你不要怕，有我在着，我会保护你，我替你说好话，你哥哥一定不会打你。”

陆晓白乌溜溜的眸子转动着，举手一抹眼，怪不放心的摇摇头。

“如果你不回去，我可要走了，留你一个人在这里，也没有人照顾你的乌龟，旅馆里没有大人携带小孩子不准进去，你今天晚上只好在马路上睡觉。”

“夏老师，您可以担保我哥哥不会打我吗？”

“是的，我可以担保。”

“我可以相信你吗？”

“你当然可以相信我。”

他的带着墨污的脸孔又那么一偏，蹙着眉心，咧着缺了一颗牙齿的嘴：

“夏老师，你有父亲吗？”

夏浣青不明白，问道：

“你为什么问我有没有父亲？”

“如果你有父亲，难道他没有对你说：‘不可以替别人做保证人。’‘不可以相信别人。’这些话吗？”

“你父亲吩咐你不可以替别人做保证人，也不可以相信别人？”

“我父亲常常这样的吩咐我哥哥，他不会吩咐我什么，他不喜欢和小孩子说话的。”

夏浣青凝视着亮晶晶的眸子望着陆晓白，说道：“时候不早了，我们一道走吧。”

*

*

*

陆家的宅第矗立在晚风里，轩昂的楼房在夕照底下显得一派的华丽和堂皇。满眼碧绿的庭园，正中央一座圆形的池子，古绿色玉石雕琢的鲤鱼嘴里喷发着一丈来高的清泉。水光闪烁的池面上盛开着五色缤纷的睡莲，淡黄的，淡紫的、淡红的、白色的，衬托着一片片翠绿的叶子，上面凝聚着颗颗晶莹的水珠。池畔两棵垂柳，枝叶茂密的迎风摇曳。踩踏在积砌着石子的径道上，扑鼻淡淡的花香，原来是桂花，长列的种植在石阶两旁。石阶引向正屋的正门，正门开启了，一个蓝短衫黑裤子的女工引着路。穿过门厅，进了客厅。那边书房里走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的英年男子，一身随便的衣着，却掩不了骨子里出来的那份气度。他的目光扫到夏浣青和他的弟弟脸上，陆晓白怯怯的叫了一声哥哥，身子一缩，躲在老师的背后。

夏浣青知道这是什么人了，一个近年来跃身而为工业界主要人物的陆颂白，报章杂志上经常刊登着他的消息和照片。宽广的额，略大的鼻子和方形的轮廓跟照片上所看到的差不多，浓眉下的一对眼睛锐利外带着寂寞和别有所思的神色，那一张嘴巴，弧线清晰的抿着，很严肃，又有

份女性样的温柔的意态。

宾主坐定了，陆晓白紧紧的贴在夏浣青身旁，夏浣青一手围揽着陆晓白和身体，微笑的说道：

“陆先生，我知道你会原谅陆晓白的，他这个月成绩并不好，但是他答应从此以后用功的读书。”

陆颂白望了弟弟一眼，唔，这是要老师陪他回家的原因，他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晓白，给我看看你的成绩单。”

陆晓白打开了书包，摸索着了成绩单，眨了眨带着润湿的眼睛，成绩单递到哥哥手中。

陆颂白一双浓眉紧蹙在一起，又是三科不及格，留级了一次，还是没有一门功课超过四十分。抬起眼来望着陆晓白，语音沉沉的说道：

“晓白你自己说，上一次你怎样答应我的，这些功课你以前都读过，读了两次还是读不好，我说的话你不听，你自己说的话也不算数，现在不要以为你把老师请来说情，我就会轻易的放过你。”

“陆先生，是我自己愿意陪陆晓白回来的，今天放学的时候他坐在教室里面流眼泪，他不敢回家，说怕你打断他的‘狗腿’，他说他要住旅馆去，但是他舍不得他的乌龟，我对他保证你不会打他，他才答应由我陪他回来。”

“他居然想不回家？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陆先生，我知道你并不是真的要打陆晓白，你不过说这些话来吓唬他希望他用功罢了。”

“吓唬的方法对陆晓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打骂孩子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陆先生。”

陆颂白冷冷的望着夏浣青，两旁嘴角向下那么一牵，掩盖了那不是细心的观察看不出的那份女性样的温柔的意态。他的目光扫到陆晓白脸上，陆晓白立起身来就要逃走。

“站住！”陆颂白吆喝了一声。

“陆先生……”

“晓白，我和你一道送老师回去，和老师说谢谢，她把你送回家来。”

*

*

*

第二天，陆晓白没有到学校来上课，夏浣青心里纳闷，但觉得也许自己已经过份的多余了。第三天，第四天，陆晓白还是不曾到学校来，请假书送到了，写的是生了病。第五天他到学校来了，顽皮的脸孔显得瘦削了些，无精打采的坐在位子上，夏浣青和他说话他也不理会，显明的，他气恼夏浣青阻止他躲到旅馆去，害他挨了哥哥一场痛打。

过了五六天，夏浣青在陆晓白的作文簿中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题目是“我的哥哥和我的大狗”。虽然一百多字当中错字仍旧接近一半，但至少一个个字可以辨认得出来，也可以明白他要说的是些什么，夏浣青一面读，忍不住笑了起来。

下了课，夏浣青走到陆晓白书桌旁边来。

“夏老师，哥哥给我买了一只狗，我有一只狗了。”他忙不迭的告诉她。

“我知道的，陆晓白。”

“谁告诉您的，夏老师？”

“我读了你的作文，你不是把你的哥哥和狗都描写得很详细吗？”

“您不知道哥哥打我，还把我的乌龟丢掉了？”他说着，下嘴唇噘了起来：“他……他把我的乌龟丢到大水沟里面去，它在里面大叫救命，我跑去救它，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

“哦？后来呢？”

“后来我很勇敢的从水沟里爬出来，我不想看哥哥的脸孔，就把眼睛闭起来。我不要他抱我，一只脚用力的踢，他还是要抱我，我就一路的踢着回去。”

“你哥哥就买了一只狗给你？”

“是的，他说一只狗比乌龟大得多，希望我不要再哭了。他还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打我。我说我只要乌龟，他答应再给我买一只新的，我说我只要旧的那一只，他答应帮我找回来。”

“你哥哥很爱你，是吗，陆晓白？”

“我……我母亲最爱我，我也最爱她。但是她死了，他们把她放在棺材里面，抬到山上去埋了起来。”

“你……你的狗叫做什么名字，晓白？”

“凯凯，哥哥管它叫凯凯。”

“多么好听的名字！我知道你从此以后一定要用功的读

书了，你哥哥对你这么好，你也应该对他好，听他的话。”

陆晓白头一偏，说：“那我还是得问我的凯凯，它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说好我要听它的话，它要听我的话。”

“它是一只聪明的狗吗？”

“是的，它是一只世界上最聪明的狗哩！”

“如果它是一只聪明的狗，它就应该告诉你一些聪明的话，比方说：你应该用功读书。”

“它知道的，昨天晚上它就想告诉我应该用功读书，但是它知道我肚子又疼了，就说：‘休息一会儿吧，看看电视，然后去睡觉。’”

“我想你今天回到家里去的时候你的凯凯就要告诉你应该好好的用功读书了，因为明天要考国语，如果你再不及格，凯凯心里一定很难过，你哥哥把它带来做你的好朋友，它没有说出好朋友应该说的话，没有尽好朋友应该尽的责任，它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哥哥。”

陆晓白的下嘴唇又是一噘，又把头偏了一偏，说：“不会的，凯凯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真的吗？那……这么说来，凯凯并不是一只聪明的狗了。”

“是的，它是的。凯凯是一只世界上最最聪明的最最好看的狗！”

“那么它今天晚上一定会告诉你要准备好明天要考试的功课，每一个孩子到学校来都要用功的读书，将来大了才知道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好吧，凯凯会告诉我的，我也要听它的话。”

“是的，我知道的，因为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凯凯是一只聪明的狗，聪明的狗愿意和聪明的孩子做朋友的。”

“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吗？哥哥老说我笨，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比我更笨的孩子。”

“你不笨，只是你不肯用功读书，今天回家去把国语读好，明天考得好好的，然后把考卷给你哥哥看，他一定很高兴的称赞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了。”

二

孩子弥月了，黄丙秀回到学校。夏浣青又一次的结束了她的游击式的工作。这天傍晚，黄丙秀来到夏浣青家里，帮佣的小姑娘开了门，说是夏浣青不在家里，黄丙秀走进那狭窄的甬道，来到这不过丈余见方的小室。夏浣青的生病的母亲坐在床上，一条薄毯子包裹着腿，见了客人，高兴的招呼着，黄丙秀问过她好，拖把椅子坐在她床旁。

“伯母，浣青上那儿去啦？”

“刚出去给我买药，就该回来了。”

“这次麻烦她替我代课一个多月，校长和同事们大家都称赞她，学生家长也个个说她好，我脸上也光彩。”

“那里的话，是你好，给了她机会。”老太太笑了笑：“小宝宝可爱吧，奶水够吃吗？”

“给吃奶粉哩，我白天上课，也不可能自己喂奶。”

“可不是，做女人可真苦，人家说：‘宁可替人舂三斗米，不愿意替人带一个小孩子。’生了小孩子又要做事，真是忙不过来。”

“没办法儿，家里不够用，我不做事日子就是过不去，现在像我这样的两边忙的主妇可多着哩，大家都一样，也没得怨叹的。再说，做做事对自己身体精神也都有好处，如果空闲下来只怕反而不好了。”

“是的，浣青上一次到她家里去陪她的那位李太太，就是因为家里太有钱，儿女都大了，自己没事做，成天在家

里想东想西的，想出神经病来了。”

黄丙秀笑着，问道：

“最近浣青还陪过什么病人吗？”

“前几天有位朋友要她照顾他的跌断了手臂的女儿，本来以为学校里代课结束了去照顾这个女孩子也好，但是他们希望浣青整天留在他们家，浣青又不放心我，所以没答应。”

“伯母现在身体怎么样，还是常常的觉得头晕吗？”

“现在好多了，不像从前那样的常常发作，人也精神多了，医生说针可以不打了，换了一种新药，希望夜里睡得好一点。”

“最要紧的还是你得想开些，心里平静睡眠自然就好了。”

“我何尝不知道这道理，但是，要我什么都不想那里那么容易，我总认为伯辉一条命是送在我手里的，他当年如果不和我结婚，就不必在我生日那一天上街买礼物给我，也就不会就在那时刻遇上那该死的大卡车……”

“伯母，事情也不是那样的，我们……我们不说这些了。”

“没什么，说了我心里反而好过些，伯辉死了整整两年，我那时那一刻心里能够忘记这件事。睁着眼睛也好，闭着眼睛也好，他的血肉模糊的尸体就在我眼前，那一盒他买给我的衣料，手臂断了还舍不得放开去。……”老太太哽咽了，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

黄丙秀正在懊悔引起了这话题，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才好的时候，听见大门开启的声音，接着履声橐橐的夏浣青走向屋里来了。

“浣青，你可回来了。”

夏浣青一手握着黄丙秀的手，一手把头上的三角巾扯了下来，一眼看到她的母亲的神情，把臂弯上的塑胶袋子放在茶几上，走到母亲床边坐下了。

“是我不好，”黄丙秀说了：“我来的目的是告诉你有人想请你去当家庭教师，东拉西扯的惹伯母伤心了。”

“哦？那一家人要家庭教师？”

“昨天陆晓白的哥哥陆颂白到学校来看我，陆颂白，你记得吗？我以前和你提过的。”

夏浣青点点头。

“他要我介绍一位家庭教师教他的弟弟，我提起你，他马上同意了，他说你懂得儿童心理，对学生也关心。”

“那个人家里要浣青去当家庭教师呀？”夏老太太抹了眼泪擤鼻涕，没有留心听，这时问了。

“就是那个……那个陆为诚家里嘛，伯母。”黄丙秀心里想夏老太太一定对那位老企业家更熟悉，所以说出陆颂白父亲的名字。

“陆为诚？就是那个下半身不遂的，成天坐在轮椅里的陆为诚吗？”

“是的。”夏浣青回答。

夏老太太点点头：“他们要你去教谁？”

“陆为诚的小儿子，在小学里念书的，丙秀姊的学生，我这次去代课，教过他。”